

※ ※ ※

願冬不久留！台北的日子偏是個沒有完的冬天；總是淒寒，總是陰雨。屬於我的春天，為何遲遲不來！大地已是一派盎然的綠意，多盼望那有太陽的日子。煦然的陽光，必可抖落心底的雲翳，迎着多采的煦爛。

※ ※ ※

多美的夜，伴着飛揚的音樂，我是哭了！我並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？只是在茫茫中，似乎有一個感觸令我哭。在年輕時代；我們憧憬着，那令人陶醉的羅曼蒂克，追求着多采的愛情。可是終究有多少人真正獲得了“她”，就是幸運地擁有了她；然而事業，健康的缺陷，又可能再度的搶回了“她”。能有這樣幸運的人麼？她在同一個時間裡，完全擁有了全部的慾望；愛情，事業與健康？

有時這麼地想，在這漫漫的人生洪流裡，一切不都已逝去，在逝去，將逝去。就讓我猛抓一把吧！抓到的是什麼就什麼。也學着古人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莫待花落空折枝。而當年老時，或許尚能有一絲毫的回憶資料。在冥想的幻境，把愛情，事業，健康的片斷好好的重疊。不也是聊以安慰的方式。

※ ※ ※

Beatrice 對於 Dante 是他靈感的泉源，但誰知道，Dante 會沒有痛苦呢？Balzac De Honore 和 Madan Hansha 通了，十七年的信才得會面，但他的生命已經到了最後。多苦澀的愛情，誠然“愛情是一朵生長在絕崖邊緣的花朵，要採摘必須要有勇氣”。

※ ※ ※

難得一個充滿陽光的早晨！那冰冷的醫院；儘是痛苦的呻吟，與頹然的蒼白。不去了，就坐在後山漫草荒墳的山坡上。沐浴着，冬日煦煦然的光熱。大地已萌出一片嫩綠，在和煦的陽光下更綠了！綠得以可蘸來寫詩。

山風吹亂了，那片片流雲；
吹不散，我心圓的人影，
更拂不開，荊棘前程的煩惱。

盡目烟霧，渺茫的空靈，想得很多，又好像什麼都不想。

蒼

白

的

憂

鬱

Terry

※ ※ ※

老天，又在泣哭了！沒有雨衣，也沒有雨傘。淋吧！儘量地淋吧！或許化作一堆泥，一灘水就永遠不會再有愁慮了。

※ ※ ※

要說對王尙義的文章有偏好；不如說他能道出，我們這群終日生活在“死之恐懼與生之猜疑”者的心聲。



醫生終日接觸的，就是生之喜悅與死之哀傷；對人生能有更深一層的感受與體驗吧！

※ ※ ※

試考完了！老天的淚該也滴盡了！我們出發去畢業環島旅行。臨行當真不勝感慨，無語長流，七年飄香歲月，恍若一夢。能抓住些甚？不就滿懷悵惘。

王尙義，他深陷於

理想與現實的的矛盾深淵。

他的作品也就是一串的痛苦與

掙扎，一股排遣不開的鬱悶。當然

沒有華麗的辭藻，更沒有夢幻的境界。但我總覺得文學不是裝飾品。應該反映這個時代的真貌，這個

時代的苦悶。決不能侷促，在那充滿夢幻虛渺的一隅。我就喜歡他那憂鬱、刻薄、赤裸的筆調。

※ ※ ※

在暑假裡，放映的“Doctor Zhivago”本以為已失之交臂。沒想這次回新竹又遇上了！是巴斯代拉克，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。敘述一位寫詩的醫生，在蘇俄革命所遭遇的悲愴命運。我總覺得文壇上，很多膾炙人口的作品，常是一些醫師們的傑作。Anfon Chelehou, Friedrich von Schiller, Arther Schnitzler, 近代的 Somergest Mangham, A. J. Cronin 等。就連樂壇也是如此的，俄國，國民樂派幾乎清一色的醫師出身，或許

※ ※ ※

多喜歡那單純、寧靜的人生。可是却無法忍受那蟄伏的煎熬；「榮譽」像一隻毒蛇，吞噬着我的心田，「進取」更像皮鞭，一直鞭策在我的身軀。或許這就是作為，一個人的悲劇。一生嘔心，瀝血就為着，那飄渺虛無的榮譽。

明知是迷失在這強烈地矛盾裡，但待何時？才得掙脫枷鎖，尋回那失落了的本我。或許只有當“雄心，壯志已成灰”之時吧！

※ ※ ※

蒼 白 的 憂 鬱